

政訓前序

聖賢之訓多矣能認得爲己則隨地可行不然日肆日偷無所警省白首且昏如其能知一言爲可用乎宋李文靖公謂聖人節用愛人一語尚不能行是雖有激而云然非身行之未必真知其難也繼聖人之後朱文公一人而已文公之學全體大用之學也範我後人如規之員如矩之方萬世所不能外也間與門弟子問答時

政又皆指示病源親切的實讀之使人凜然知  
懼蓋不獨爲門人弟子語也繼文公而興者又  
有西山真先生焉先生嘗著心政二經傳在學  
者其帥湖南守溫陵于寮屬吏民屢有諭教諄  
諄一家之言委曲詳盡讀之使人油然欣慕亦  
非其寮吏所可專也詔以海隅鄙人承乏按察  
使于蜀餘一載矣脩已治人茫然無術比欲與  
諸君子文告有司上下深慮無益乃錄文

問答之語西山論爲之文名曰政訓  
以行期與吾寮吏共勉之以所答辭爲已之  
答以所論辭爲已之論不患無益矣若夫禮樂  
之懿格心之妙不敢輒及然能於此勉慕而有  
得焉則所以爲之地者亦未嘗不在也或謂文  
靖公澹然無欲其所激殆爲風俗侈靡而發亦  
孰知今之助奢尤有甚乎噫此心一萌其不能  
從事于吾政訓矣三尺之法明明具在豈容少

私哉願相與戒之

戊化十二年歲次丙申冬十月既望後學莆田

部序

政訓後序

夫所謂政者非徒事乎法度禁令而已要在夫  
推吾心之所以正者以正人也蓋心生道也乃  
乾坤之元萬物所以資始資生者也人得之以  
爲心卽所謂仁也然衆人雖有是仁不能不爲  
邪誘所遷惟聖人之心粹然至正故其所行莫  
非仁政不使一物弗獲其所殆與天地生物之  
心同一仁矣未至於聖者必致知以明其理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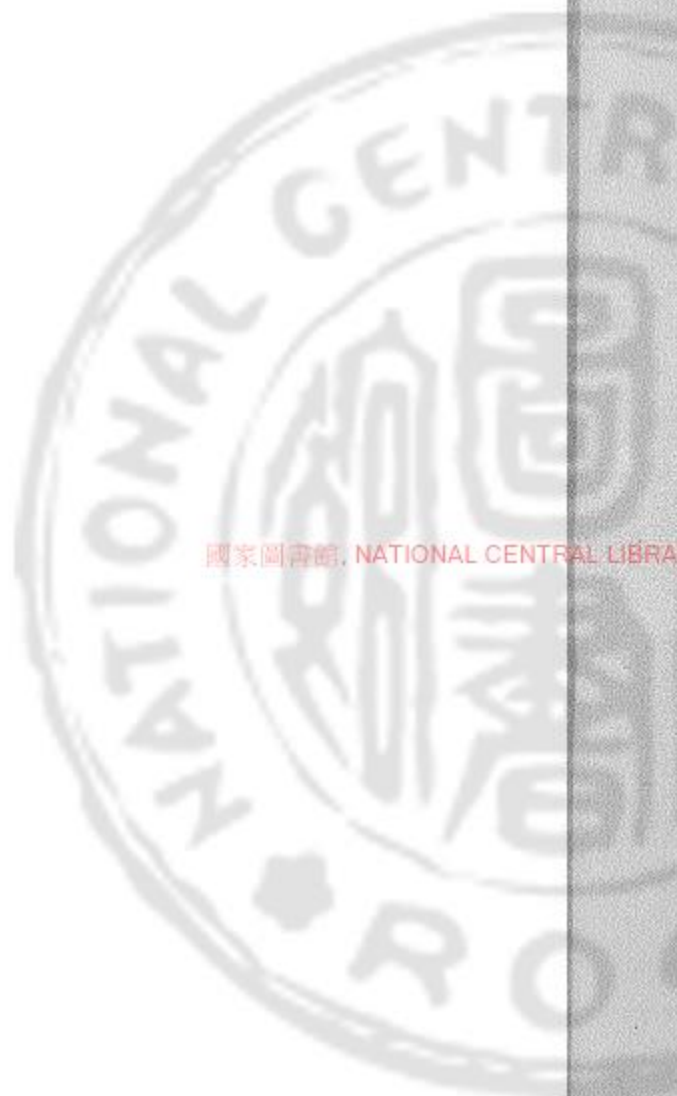
心而後力行以求至其地焉奈何孔孟以後心  
學失傳人不知要惟務口耳文字喪志之學無  
復涵養本原研窮義理其於己之身心已無所  
得況望其善諸政以利乎物哉迨至有宋濂洛  
關閩真儒輩出講明心學反復詳至仁政之蘊  
悉備於辭不得於辭奚以善政然其辭浩瀚廣  
博若無際涯欲入其門者未必盡知所由吾寮  
長憲使彭君鳳儀有見於此乃於退食之暇緝

閱朱子相與門弟子問荅時政之語臬真西山  
氏所著心政二經與夫戒諭僚屬之文掇取其  
尤切於日用者總若干條粹爲一編名曰政訓  
旣自爲文以序其端出示寮佐將板行以詔諸  
有司上下蓋欲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以求盡  
爲政之道非欲其取足於此而遂已也有志於  
仁政者誠能由此入門更求諸儒全書以及六  
經而有得焉則升堂入室大有所見以之施於

有政不暇勉強穿鑿一由乎心學中流出而被  
之被吾政者亦豈有困於勞擾而弗獲其所者  
哉若乃安於卑近而不復求進高遠則非今日  
纂集是編之本意也刻板既成復屬予序之以  
廣其意義不可辭故併言其政之所以然俾觀  
者益有以知所本云

間張悅序

成化丙申冬十二月之吉四川按察司副使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寶顏堂訂朱文公政訓

宋 朱熹 著

明 陳繼儒 校

高承埏

校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爲事挨得過  
時且過上下相睚以勿生事不要十分理會事  
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



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  
刑方爲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  
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爲得策曲  
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爲止訟  
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過便有訟者  
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予決民亦只得休和  
居官者遂以爲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

被幾箇秀才在這裏翻弄那吏文翻得來難看  
吏文只合直說其事是如何條貫是如何使人  
一看便見方是今只管弄閒語說到緊要處又  
只恁地帶過去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  
心甚易感也

吳英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  
號令旣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

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  
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  
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

吾輩今經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  
爲斯民除害去惡豈不誠可罪耶某嘗謂今之  
世姑息不得直須與他理會庶幾善弱可得存  
立

或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

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泄官行法非  
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  
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  
成必闕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  
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



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  
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  
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  
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  
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  
拍頭去拍他要他畏

問治亂之機曰今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  
是四五十一年多是一二百年醞釀方得如

此遂俛首太息

蜀遠朝廷萬有餘里擇帥須用嚴毅素有威名  
足以畏壓人心則喜亂之徒不敢作矣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  
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  
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  
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

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  
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  
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  
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賍者耳何欽恤  
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  
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  
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  
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

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  
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  
殺之

楊通老相見論納米事先生曰今日有一件事  
最不好州縣多取於民監司知之當禁止却要  
分一分此是何義理又論廣西鹽曰其法亦不  
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過百錢不知去海遠處  
搬擔所費重此乃許子之道但當任其所之隨

其所嚮則其價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權衡者  
正謂輕重不同乃今一定其價安得不弊又論  
汀寇止四十人至調泉建福三州兵臨境無寇  
須令汀守分析先生曰纔做從官不帶職出便  
把這事做欠關見風吹艸動便喜做事不顧義  
理只是簡利多害少者爲之今士大夫皆有此  
病

今賑濟之事利七而害三則當冒三分之害而  
全七分之利然必欲求全恐併與所謂利者失  
之矣

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  
切禾者斬閉糴者配先生曰這便見得他有才  
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曰要之只是法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  
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  
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

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  
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范  
仲達爲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  
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  
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似無行止人保伍不敢  
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  
訖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詢問  
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略記大槩

某保甲冊中所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  
最緊要蓋所以防衛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  
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箇防衛始得一箇隅  
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  
類而不復置隅官默寓箇大小相維之意於其  
間又後面子弟一段須是著意理會這箇子弟  
眞箇要他用非其他泛泛之比須是別有箇拔  
擢旌賞以激勸之乃可此等事難處須是理會

教他整密無些罅縫方可

今日言事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  
進文字

爲守令第一是民事爲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  
人都不理會

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  
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  
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  
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  
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稍

人之行當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  
後其食底心

嘗歎州縣官碌碌民無所告訴兼民情難知耳  
目難得其人看來如何明察亦多有不知者以  
此觀之若是見得分明決斷時豈可使有毫髮

不盡又歎云民情難知如此只是將甚麼人爲  
耳目之寄賀孫

如看道理辨是非須是自高一着今做官人幾  
時箇箇是闕冗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箇不說  
道先着馭吏少間無有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  
只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  
弄得慣熟却見得高於他只得委任之  
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意此

談極好小處可恤大處不可恤又曰三五十錢  
底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須治他

某與諸公說下稍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有旁  
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卽勾之未了須  
理會教了方不廢事賀孫

當官文書簿曆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側

廖德明赴潮倅告别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  
無此法

人只任閑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謂閑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因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循禮曰他却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爲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每日閑慢時多

問精神收斂便昏是如何曰也不妨又曰昏畢竟是慢如臨君父淵崖必不如此又曰若倦且

瞌睡些時無害問非是讀書過當倦後如此是纔收斂來稍久便困曰便是精神短後如此

今人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着他他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今學爲英雄之學務爲跡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其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

事有箇道理一豪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  
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  
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  
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  
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  
都在鬧場中如何得進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只去做功夫到理明而氣  
自強膽自大矣

○  
○  
舜弼遊屏山歸因說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  
志則荒矣

平易近民爲政之本間

今之賦輕處更不可重只重處減似那輕處可  
矣淳

朋友言某官失了稅簿先生曰此豈可失了此  
是根本無這箇後如何稽考所以周官建官便



皆要那史所謂史便是掌管那簿底

義剛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

問事事當理則不必能容能容則必不能事事當理曰容只是寬平不狹如這箇人當殺則殺之理合當殺非是自家不容他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殺定合做甚底事聖賢教人也不會殺定教人如何做只

自家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定是事親而又有事長指定是事長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間看有甚事來便做工夫

某在漳州有訟田者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事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畔衆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理亦如是如此

義剛

問作事多始銳而終輟莫是只為血氣使曰雖說要義理之氣然血氣亦不可無孟子氣體之充但要義理為主耳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纔到利害重處則顧忌只是拚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立却隨利害走了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後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

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為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學

堯卿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便斷制不得也着斷制不成掉了又問其須且隨力量做去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

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  
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  
熟後自會只是熟只是熟義剛  
淳錄  
胡叔器問每常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  
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  
怒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義剛  
一日謂魯可幾曰事不要察取盡道  
夫

因人之昏弱而箴之曰人做事全靠這些子精  
神節

或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神有限不解  
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  
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着心實着意沉潛反  
覆終久自曉得去祖  
道

鄭子上問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  
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人只學

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  
不計利害之謂今却是計利害太甚做成回互  
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爲如陳仲弓送  
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  
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  
不仕而已雖出仕遇宦官縱橫如何畏禍不與  
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若既要爲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璘

宋菴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  
也謂子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  
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不從力可供而  
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序

某作縣臨行請教於友人友人曰張直柔在彼  
每事可詢訪之某人到官忽有旨令諸縣造戰  
船召匠計之所費甚鉅因憶臨行請教之語亟  
訪策於張張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

尺又廣狹長短卽是推之則大者可見矣遂如其語爲之比成推算比前所計之費減十之三  
四其後諸縣皆重有科敷獨是邑不擾而辦後  
其人知紹興府太后山陵被旨令應副錢數萬  
結磚爲墻其大小厚薄呼磚匠於後園依樣造  
之會其直比撓降之數減數倍遂申朝廷乞紹  
興自認磚墻正中官者欺弊遂急沮其請只令  
紹興府應副錢不得干預磚墻事

李椿年行經界先從他家田上量起今之輔芻  
能有此心否

人傑

王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  
愛民之意出一絕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  
懷惻怛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爲庶民斟  
七邑宰皆爲之感動故民吏無不畏愛去之日  
父老兒童攀轅者不計其數公亦爲之垂淚至  
今泉人猶懷之如父母

詩舉

辛幼安爲閩憲問政荅曰臨民以寬待士以禮  
馭吏以嚴恭甫再爲潭帥律已愈謹馭吏愈嚴  
某謂如此方是道

吳公路作南劔天柱灘記曰事無大小爲之必  
成害無大小除之必去此是其志方

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  
皆難於有爲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耳安得大  
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舉吾民得樂其生

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怛之心發於誠  
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方

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某  
向爲同安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僉  
押以免吏人作弊時某人爲泉倅簿書皆過其  
目後歸鄉與說及亦惜不知他是極子細官人  
是時亦只恁呈過續

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下

賑濟委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剗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賑糴早時糴得却糴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關事舊來截住客船糴三分米至於客船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糴客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曰悔一件事南康煞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糴米

價甚貴在法不得減元價遂不曾糴當時只好糴了上章待罪且得爲更新米一番亦緣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久之爲南康官吏之害

因論常平倉曰某自典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理會着南康自有五六萬碩漳州亦六七萬碩盡是浮埃空殼如何敢挑動這一件事不知做甚合殺某在浙東常奏云常平倉與省

倉不可相連須要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每常官吏點檢省倉則掛省倉某號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平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相遮瞞今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間太守要侵支司法如何敢拗通判雖管常平而其職實管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太率避嫌不敢與知州爭事韓文公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被盡知州

瞞朝廷奪去更不敢爭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恁地用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

孫資



因說鄭惠叔愛惜官錢云某見人將官錢胡使  
爲之痛心兩爲守皆承弊政之後其所用官錢  
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意所向爲  
厚薄問胥皆云有時這般官員過往或十千或  
五千後番或是這樣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  
如此不得朝廷有箇公庫在這裏若過往官員  
當隨其高下多少與之乃是公道豈可把爲自  
家私恩於是立爲定例看甚麼官員過此便用

甚麼例送與之却得公溥後來至於凡入廣  
小官如簿尉之屬箇箇有五千之助覺得意思

儘好孫

問今之神祠無義理者極多若當官處於極無  
義理之神祠雖係勅額凡祈禱之類不往可否  
曰某當官所至須理會一番如儀案所具合祈  
禱神示有無義理者使人可也人傑  
馬子嚴見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

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  
吳提刑公路當官凡下書者須令當聽投下却  
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  
前輩處事詳密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  
者亦有法以待之須是留其人喫湯當面拆書  
若無他方令其去

而今救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  
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

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  
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了來某  
處已如何措置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  
問先生向來救荒如何曰只是討得紫綾冊子  
更有何策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  
在浙東疑山陰會稽二縣刷飢餓的人少通判  
鄭南再三云數實及子細刷起三倍

紹興時去得遲已無孽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劄城下兩縣飢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來人外縣却抄得多遂欲治之而不曾却託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目便辦却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立木窻關防再入之人

先生語次問浙東旱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高下出米不知有米無米不同有徐木者獻策須是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逼不會行令若行之一縣甚易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爲易計米之有無

而委辯之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能欺  
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爲人所欺譎詐  
之士則務欲容私此大不可

建陽簿權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  
事到官簿斷聽離致道深以爲不然謂夫婦之  
義豈可以貧而相棄官司又豈可遂從其請曰  
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  
其妻妻無以自給又奈何這似不可拘以大義

只怕妻之欲離其夫別有曲折不可不根究直  
卿云其兄任某處有繼母與父不恤前妻之子  
其子數人貧窶不能自活哀鳴于有司有司以  
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不  
然這般所在當以官法治之也須追出後母責  
治戒勵若更離間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須痛  
治因云昔爲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  
弟通遂爲接脚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

不甘來訴初以其名分不便却之後趕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楊敬仲敬仲深以爲子訴母不便某告之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其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銜冤於地下乎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兒子頓在一邊渠當時亦以爲然某後去官想成休了初追之急其接脚夫卽赴井其有罪蓋不可掩

郡中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等入學而張教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變色厲詞曰教授分教一邦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禮義廉退之節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何用詣學學官以例講書謂諸生曰且須看他古人道理意思如何今却只做得一篇文字讀了望他古人道理意思處都不曾見

問先生禁漳民禮佛朝獄皆所以正人心也曰  
未說到如此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侍坐  
諸公各言諸處淫巫瞽惑等事先生蹙額嗟嘆  
而已因舉江西有玉隆萬壽宮太平興國宮每  
歲兩處朝拜不憚遠近奔趨失其本心一至于  
此曰某嘗見其如此深哀其愚上昇一事斷無  
此理豈有許多人一日同登天自後又却不見  
一箇登天之人

鄭湜問戢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  
中其弊自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爲擾曰  
當今逐處鄉村舉衆所推服底人爲保頭又不  
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這是已試  
之效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  
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月  
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  
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

翁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

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久亦須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令四縣特作四樓以貯簿籍州特作一樓以貯四縣之圖帳不與他文書混閣郡皆曰不可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便造說嗾嚇以爲必有害無利一樣人是憚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誣遂合辭以爲不可其下者因翁然從之今

之爲縣真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爲利無意于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爲害今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人便道好更無此事不順他便稱頌爲賢守

因論漳泉行經界事假未得人勢亦着做古人立事亦硬當着做以死繼之而已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爲然魏公甚被

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輒不爲哉公爲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客說社倉訟事曰如今官司鶻突多無理會不知莫辦因說如今委送事不知屬官能否胡亂

送去更無分曉了絕時節某在潭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却自知得分曉只縣官無由得知後來區處每月版帳錢令縣官逐人輪番押來當日留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鶻突寫來却與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於某年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官如何斷一又於某時某再理某官如何斷一某今看詳某事理如此於條合如何結絕如此人之賢否皆不得



而隱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其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因所犯追來久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問得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

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拄杖拄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

知豈不誤事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

先生每與學者云凡事無許多閑勞擾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書牒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荅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先生一日說及受贓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爲知縣者自要錢矣節節言之爲之吁嘆侍先生到唐石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被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

道夫言察院黃公鉞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

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蹇馬於市者踏一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解舍知錄云早上所喻已拷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履儼然初未嘗經拷掠也遂將吏人并犯者訊之次日吏人杖舂勒罷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蹇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

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剝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爲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之爲秀才者使主張秀才爲武官者使主張武官爲子弟者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

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賊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

小榜徧貼云本廳取幾日點追甚鄉分稅仰人  
戶鄉司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  
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  
所以人怕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  
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  
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詔雖麗却甚好又如  
漢高八年詔與文帝卽位詔只三數句今人敷

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柱子

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  
理却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  
都差了不知人心如何恁地這般都是要自用  
不肯分委屬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  
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官長處共理會事如  
不至者自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官自不要  
他來他也只得休這般法意是少好某嘗說

或是作縣看是狀牒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  
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  
均分之各自判去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  
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衆較量斷去無有不當  
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爲長官者省事而屬  
官亦各欲自効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  
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漳州豐憲送下  
狀如雨初亦爲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

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厨子在廳上分了頭項  
送下訟來卽與上簿令索案底自入一厨人案  
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  
定奪只於聽兩邊設幙位令逐項敘來歷未後  
擬判俟食時卽就郡厨辦數味飲食同坐食訖  
卽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得幾箇來自去  
做文章都不說着事情某不免先爲畫樣子云  
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

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  
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  
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麼事爭起到官乙家如何  
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分明了  
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日某家  
於某官番訴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番訴並  
畫一寫出後面却點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  
盡情節擬斷在後如此了却把來看中間有擬

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  
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回申提刑司去有擬得  
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衆商量如此事都了  
並無雍滯楊通老云天下事體固是說道當從  
原頭理會來也須是從下面細處理會將上始  
得曰固是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措置不下然  
要省狀也不得若不受詞訟何以知得守令政  
事之當否全在這裏見得只如入建陽受建陽

民戶訟這箇知縣之善惡便見得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沈滯公事邀求於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好在嚴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白干沈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得某爲守一日詞訴一日着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却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句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

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曆到州在法本州燕對自有限月如初間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却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今到處並不管着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計囑滿其所欲方與呈州初過磨算司使一番

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倅廳發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曾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卽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間吏輩以爲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却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卽時決兩吏

後來却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如其爲守凡遇支給官員俸給預先示以期日到此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這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又曰法初立時有多少好意思後來節次臣僚胡亂申請皆變壞了今非獨下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



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於必行前夜說上下視法令皆爲閑事如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幾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前但變換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於是皆有折送其數不薄問有甚無廉恥者本無忌日乃設爲忌日焚香以圖饋送者朝廷詔令事事都如此無紀綱人只玩弛可慮可慮又曰只如省部有時行下文字儘有好處只是後來付之

胥吏之手都沒收殺某在漳州忽行下文字應諸州用鑄印處或有闕損磨滅底並許申上重行改造此亦有當中者如或有鑄印處乃是兵刑錢穀處如尉有鑄印亦有管部弓兵司理主郡刑獄乃無鑄印後來申去又如掉在水中一般過得幾時又行文字來又申去又休了如今事事如此省部文字一付之吏手一味邀索百端阻截如某在紹興有詔助米人從縣保明到

州州保明到監司監司方與申部忽然部中又  
行下一文字來再令保明某遂與逐一詳細申  
去云已從下一一保明訖未委今來因何再作  
行移如此申去休了後來忽又行下來云助米  
人稱進士未委是何處幾時請到文解還是鄉  
貫如何仰一一牒問上來這是叵耐不叵耐他  
事事敢如此邀求取索當初朝廷只許進士助  
米所謂進士只是科舉終場人如何恁地說某

當時若便得這省吏在前卽時便與刺兩行字  
配將去然申省去將謂省官須治此吏那裏治  
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圍畫爲井字九區中區  
石甃爲高壇中之後區爲茆菴菴三牕左牕櫺  
爲泰卦右爲否卦後爲復卦前爲剝卦菴前  
接爲小屋前區爲小茅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  
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是日遊其間  
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

陣之法

序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第常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

今爲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

或有人勸某宜略從時某荅之云但恐如草藥煅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

寶顏堂訂朱文公政訓

